

特56
3

大日本教育會館
二
九
函
三
架
四
號
五
冊

第三卷函號

增訂

史記評林

七

23
28
43
終

史記評林卷之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秦始皇本紀第六

明治十九年五月一日三省交附

楊慎曰始皇二世紀始見太史公筆

按始皇雖稱無史職不廢而太史公於始皇本紀無言歸故得以然情事畫成一篇文字若秦本紀則舊史皆以語多湊合美

按東軒筆錄云秦始皇諱政至今呼正月為征月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

索隱曰莊襄王者孝文王之中子昭襄王

之孫也名子楚按戰國策本名子異後為莊襄王

為秦質子於趙

正義曰質音致國疆欲待弱之來相事故遣子及貴臣往為質音直實反又

國弱懼其侵伐令子及貴臣往為質音直實反又

三國敵亦為交質音致左傳云周鄭交質王子狐

為質於鄭鄭公子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按不韋

傳云不韋陽翟大賈也其姬邯鄲生始皇以秦昭

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

徐廣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索隱曰系本作政又生於趙故曰趙政一日秦與趙

同祖以趙城為榮故姓趙氏○正義曰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旦生於趙因為政後

唐順之日將言始
皇并天下先提出
此

拜相書

拜將書

定反邑書
楊慎曰此後俱編
年者帝紀體也

以始皇諱

故音征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

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

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

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

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文穎曰主

廐內小吏官名或曰侍本无王齕二字蒙驚王齕鹿公等為將軍

從賓客謂之舍人也徐廣曰齕一作齧索隱曰蒙驚齊人蒙武之父

徐廣曰齕一作齧索隱曰蒙驚齊人蒙武之父

蒙恬之祖王齕即王騎昭王二十九年大夫陵

伐趙者庶公蓋庶邑公史失其姓名正義曰齕

魚綺反庶彼苗反蓋秦之縣邑大夫稱公若楚制

劉伯莊云音綺後同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

晉陽反

元年將軍蒙驚擊定之

二年庶公將卒攻卷正義曰將子匠反卒斬首三

萬

三年蒙驚攻韓取十三城王齕死十月將軍蒙驚

攻魏氏賜有詭徐廣曰賜音場索隱曰音暢魏之邑名歲大饑

四年拔賜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

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

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五年將軍驚攻魏定酸棗地理志陳留有酸棗縣

棗故城在滑州酸棗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酸

北十五里古酸棗縣南燕虛長平徐廣曰一作干

南有長平縣也索隱曰二邑名春秋相十二年

會于虛又戰國策曰拔燕酸棗虛桃人亦魏

善戰書

取城書

災異書

按內粟拜爵始

會丁巳年

卷七

秦始皇本紀

二

參來官

地志云南燕城古燕國也滑州胙城縣是也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孝經援神契云帝舜生於姚墟即東郡也長平故城雍丘山陽城地理志在陳州宛丘縣西六十六里雍丘山陽城陳留有雍丘縣河內有山陽縣○正義曰雍於用反汴州縣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

東郡冬雷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正義曰徐廣云在常山按本趙

也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

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正義曰

歲反見竝音行練反孝經內記云彗出北斗兵大起彗在三台臣害君君彗在太微君害臣彗在天獄

諸侯作亂所指其處大將軍驚死以攻龍孤慶都徐廣曰慶一作庶○正義曰括地志云定州恒陽縣西南四十里有白龍水又有挾龍山又定州唐

惡彗在日旁子欲殺父

按習學記言云始皇七年九年十三年三十三年彗星從橫竟天不獨告六國滅亦告秦亡也兵兆書

按此一段四節文法四變

縣東北五十四里有孤山蓋都山也帝王紀云望堯母慶都所居張晏云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相去五十里北登堯山南望慶都山也注水經云望都故城東有山不連陵名之曰孤孤都聲相近疑即都山孤山及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正義曰復扶富反十六日夏太后死索隱曰莊襄王所見行見反楚母也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正義曰蟜音紀兆反成蟜者長安君名也號為長安

將軍擊趙反正義曰將如字將猶領也又子匠反死屯留正義曰括地志

云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三十里漢屯留呼國也軍吏皆斬死遷其民

於臨洮正義曰臨洮水故名臨洮洮州在隴右去略衆共反故遷將軍壁死正義曰壁邊覓反言卒

屯留蒲鶮反戮其屍徐廣曰鶮一作鶮屯留蒲鶮皆地名也壁于此地時士卒

按京房易傳云
衆逆同志厥妖
河魚逆流上是
歲始皇弟長安
君反明年嫪毐
反

雙臣書

焦城曰按此皆
出自太后命今不
自太后而只曰封
之予之云者罪始
皇也春秋刺魯莊
公不能制其母亦
此意

光緒曰七年彗
星凡四見而始
皇弟長安君反
九年彗星凡三
見而嫪毐反兩
年中見彗星者
七可謂極怪異
事蓋始皇襲位
無幾而天固已
厭之矣
光緒曰前後二
段當與呂不韋
傳合看可作不
常小說事之醜
者至秦始皇極
太史公紀之獨
詳亦詩錄潘奔
之意

死者皆戮其屍。○索隱曰臨洮在隴西高誘云屯
留上黨之縣名謂成嬌為將軍而反秦兵擊之而
嬌壁於屯留而死屯留蒲鶮二邑之反卒雖死猶
皆戮其屍鶮古鶮字。○正義曰卒子忽反鶮音高
注同蒲鶮。○河魚大上。○索隱曰謂河水溢魚大上平
皆地名。○劉向所謂不蟲之孽明年嫪毐誅魚陰類小
人象。○正義曰始皇八年黃河之魚西上入渭渭
水也漢書五行志云魚者陰類臣民之象也十七
年滅韓二十六年盡并天下自滅韓至并天下蓋
十年矣周本紀云十年數之紀也天下之所
棄不過其紀明關東後屬秦其象類先見也。○輕車
重馬東就食。○徐廣曰一無此重字。○索隱曰言河
東言往河旁食魚也。○一云河魚大上。○嫪毐封為長
信侯。○正義曰嫪射虬。○予之山陽地。○正義曰予音與
故城在懷州修武縣。○令毒居之。○索隱曰嫪姓毒字
西北太行山東南。○鄆王劭云賈侍中說秦始皇母予嫪
毒淫坐誅故世人罵淫曰嫪毒也。○宮室車馬衣

服苑囿馳獵恣毒事無小太皆決於毒又以河西

太原郡徐廣曰河一作汾更為毒國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正義曰垣作垣垣音袁括地志

云故垣城漢縣治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
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縣北四十五里在蒲水
之北故言蒲陽即晉

公子重耳所居邑也四月上宿雍蔡邕曰上者尊

云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則依違
但言上不敢媒言尊尊之意也巳酉王冠帶劍徐

日年二十二。○正義曰冠音灌禮
記云年二十而冠按年二十一也長信侯毒作亂

而覺矯王御璽蔡邕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

御之親愛者曰幸璽者印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
鈕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左傳曰季武子

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衛宏曰秦
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來

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正義
曰崔浩云李斯磨和璧作之漢諸帝世傳服之謂

會丁巳平木
秦始皇本紀
參本官

傳國璽韋曜吳書云璽方四寸上鈕交五龍文曰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書云文曰昊天上帝

壽昌按二文不同漢書元后傳云王莽令王舜逼

太后取璽王太后怒投地其角小缺吳志云孫堅

入洛埽除漢陵廟軍於甄官井得璽後歸魏晉懷

帝永嘉五年六月帝蒙塵平陽璽入前趙劉聰至

東晉成帝咸和四年石勒滅前趙得璽穆帝永和

八年石勒為慕容俊滅濮陽太守戴施入鄴得璽

使何融送晉傳宋宋傳南齊南齊傳梁梁傳至天

正二年侯景破梁至廣陵北齊將辛術定廣陵得

璽送北齊至周建德六年正月平及太后璽以發

北齊璽入周周傳隋隋傳唐也

縣卒正義曰子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

攻斬年宮為亂地理志云斬年宮在雍正義曰

州城西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

故城內正義曰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為相後徙於郢

索隱曰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為相後徙於郢

項燕立為荆王史失其名昌平文君亦不知也

咸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咸陽故城亦名渭城在雍

州北五里今咸陽縣東十五里秦孝公已下

並都此城始皇鑄金人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

十二於咸陽即此也

其坤曰大定毒之

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

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

百官表曰內史肆佐弋竭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

衛尉秦官

飲飛掌弋射者中大夫令齊等正義曰令力政

正義曰音翊

官也齊二十人皆梟首縣首於木上曰梟○正義

名也

梟車裂以徇滅其宗正義曰說苑云秦始皇太后

不謹幸郎嫪毐始皇取毒四

支車裂之取兩弟撲殺之取太后遷之黃陽宮下

今日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疾藜其脊諫而死

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以太后

事諫皇帝曰走告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

焦焦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

不慈之名遷母黃陽有不孝之行疾藜諫士有桀

紂之治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向秦者王乃自迎太

后歸咸陽立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括地志云茅

焦丁巳平水

卷之六

秦始皇本紀

五

參來官

載

按鬼新即今徒

焦滄州及其舍人輕者為鬼新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也如淳日律說鬼薪作三歲正義曰言毒舍人罪重者已刑戮輕者罰徒役三歲及奪爵遷

蜀四千餘家家房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房陵縣屬漢中郡地郡在益州部接東南一千三百一十里也四月寒

凍有死者正義曰四月建巳之月孟夏寒凍民有死者以秦法酷急則天應之而史書之故尚書洪範云急常寒若孔楊端和攻衍氏索隱注云君行急則常寒順之義日衍羊善反在鄭州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

斗以南八十日一本燹作音十年徐廣曰甲子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齮為將軍

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

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

大政書

董份曰不先記秦政逐太后而遽述茅焦恐太簡

按說苑云秦始皇太后不謹幸嫪毐始皇取毒車裂之取兩弟

撲殺之取太后遷之黃陽宮下

諫者戮而殺之疾殺其眷諫而

久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謁曰

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

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黃陽

有不孝之行疾殺諫士有桀紂

之治

吳寬曰諫者不獨以言之忠欲其氣

雄不獨以名之彰欲其爭立焦死於二

十七人之後難乎其心哉諫於二十

七人之後難乎其詞哉可謂言忠氣

雄名彰事立矣

王維楨曰尉繚之識始皇范蠡之識

勾踐其言正同然

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說苑曰始皇帝立茅焦為

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元直使敗復

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復

居甘泉宮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也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

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

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

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疆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

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

之所以亾也願大王母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

謀不過亾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

尉繚元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

徐廣曰蜂一作隆

正義曰蜂準反準

章允反蜂準也高鼻也文穎曰準鼻也長日鷲

曾下已平水

秦始皇本紀

參末官

尉繚乃會榮好爵之士其亡去實德蓋試始皇耳不若范蠡之真去也按高祖以四十萬金恣陳平行間本此

張之象曰先言從其計後言卒用其計言之序也

鳥膺正義曰鷲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

易出人下正義曰易以政反言始皇得志亦輕食

人正義曰言始皇得天下之志亦輕易而啖食於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

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

可與久游乃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正義曰若

漢太尉大將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

與檇楊徐廣曰檇音老在并州正義曰漢表在清河十三州志云檇陽上黨西北百八十里

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漢書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什推二人從軍

無功佐史什中唯擇二人令從軍耳取鄴安陽桓

齮將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外竊葬索隱曰按不韋飲鴆

共葬於洛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正義曰臨

哭也若是三晉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正義

音時掌反若是秦人哭臨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

奪爵正義曰若是秦人不哭臨不韋自今以來操

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徐廣曰門

索隱曰謂籍沒其一門皆為徒隸後並視此秋復

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

大刑罰書張之象曰奪爵遷遷勿奪爵此上下顛倒句法也

殺將書

五里又云平陽戰殺趙將扈輒正義曰扈音戶輒國時屬韓後屬趙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正義曰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常山

藁城縣西南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正義曰即貝州武城縣外

城是也七國時趙邑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

非死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城在雍州雲陽縣西八十里秦始皇甘泉宮在焉韓

王請為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理志云太原有狼孟縣地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正義曰假格雅反守

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正義曰麗力知

反括地志云雍州新豐縣本周時驪戎邑左傳云晉獻公伐驪戎杜注云在京兆新豐縣其後秦滅

之以為邑

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正義曰

之九年秦盡滅之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

卒民大饑

十八年徐廣曰巴郡出大人大興兵攻趙王翦將

上地正義曰上都上縣今綏州等是也下井陘服虔曰山名在常

端和將河內羗槐伐趙端和圍邯鄲城

十九年王翦羗槐盡定取趙地正義曰羗槐東陽得

趙王索隱曰趙王遷也○正義曰趙幽繆王遷八年秦取趙地至平陽平陽在貝州歷亭縣界

滅六國書

曾丁巳平木 卷一 秦始皇本紀 八 參來官歲

遷王於房陵。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

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阮之。秦王還從太原上

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

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饑。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

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平勝

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

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

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

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

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

王請降。盡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

號楚為荆。以莊襄王名。取陳以南至平輿。

有平輿縣。正義曰。輿音餘。平輿。虜荆王。

預州縣也。楚淮北之地。盡入於秦。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

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

北之地。盡入於秦。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

遂自殺。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

按王翦本傳歸老頽陽。罷名將書。余有丁曰。前攻毒。

有相國昌平君。今或坐新鄭反。而徙

也。都離子曰。秦惡楚而善於齊。王翦

師師伐楚。田璆謂齊王曰。盍救諸齊

王曰。秦王與吾交善而救楚。是絕秦

也。鄰克曰。楚非秦敵也。必亡。不如起

師以助秦。猶可以為德。而固其交。田

璆曰。不然。秦虎狼也。天下之強國。六

秦已取其四。所存者齊與楚耳。辟如摘果。先近而後遠。其所未取者。力未至也。其能終留乎。今秦豈誠西楚而愛齊也。齊楚若合。猶足以敵秦。以地言之。則楚近而齊遠。交而近攻。秦之宿計也。故將伐楚。先善齊。以絕其援。然後專其力。

於楚楚亡齊其能
獨存乎諺有之曰
積矢而折之易也
分而折之之易也
此秦之已效計也
楚國朝亡齊必夕
亡秦果滅楚而遂
伐齊滅之

立濟曰三代建制
之大莫大於封建
至是掃蕩無餘矣
武王承夏商之後
分封八百國春秋
之世惟餘十二諸
侯至于戰國存者
僅七而三晉田齊
已非初封之舊當
是時雖曰氣勢卑
陋政令屠雜然而
封建之微意猶有

一綫之存也至始
聖立首滅韓次滅
趙魏滅燕滅楚
至是又滅齊嗚呼
此開關以來帝王
所以建萬國親諸
侯之制自是以後
永無可復之期矣
是蓋世道大變之
端也
又曰嗚呼秦至无
道也乃能定天下
于一孟子不嗜殺
人之言無乃不驗
乎是不然秦人吞
噬六國蓋恃其勢
力以兼并之也豈
所謂定乎所謂并
天下者特為漢主
驅除耳耳曾幾何
時勝廣兵起復三
六國盡王諸將天
下紛擾民不聊生
卒之定天下于一
者乃寬仁大度之
沛公也孰謂孟子
之言不驗哉

正義曰燕王喜之

還攻代王嘉王翦遂定荆

江南地正義曰言王翦遂平定楚及降越君正義

置會稽郡正義曰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五月天下大酺

飲食為酺正義曰天下歡樂大飲酒也

秦既平韓趙魏燕楚五國故天下大酺也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正義

日勝音升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

齊王建索隱曰六國皆滅也十七年得韓王安十

三年虜荆王負芻正義曰齊王建之二十四年齊國亡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正義曰令力政反異

日韓王納地效壘正義曰效乃今之赦令赦書已而倍約

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

善度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

質子正義曰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

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

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

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沙

名蘇林曰青陽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

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

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

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

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

晉丁巳平水

卷六

秦始皇本紀

一參長官表

莽坤曰次六國罪案如掌與項羽定諸侯而自立西楚霸王約文並宿逸王世貞曰秦始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侯置守令即王族懿親無天土之秦豈不亦廓然大公哉

立濟曰帝王稱號之盛至是元以加矣盤古以來稱皇者三稱帝者五稱王者三始皇初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兼

用之後世襲而稱之而以王封其臣子遂為萬世不可易之制是亦世變之一初也又曰帝王之制作號令載於書者與謨訓誥誓命是已而其所謂謂曰朕曰予則上下通之也至是始以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為上之所尊而臣民不得與為遂為萬世之定制是亦世變之一初也按太上皇之號肇見于此後世遂用之以為王者之稱

除謚法王應麟曰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

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

綰御史大夫劫漢書百官表曰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也

索隱曰綰姓馮廷尉斯等漢書百官表曰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

與眾共之兵獄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

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與義

兵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誅殘賊平定天

下海內為郡縣正義曰郡人法令由一統自上古

呂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漢書

百官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索隱曰按天皇

地皇之下即云泰皇當入皇也而封禪書云昔者太帝使素女鼓瑟而悲蓋三皇已前稱泰皇一云

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主為泰皇命

為制令為詔蔡邕曰制書皇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詔書詔告也正義曰令音力

政反制詔三代天子自稱曰朕蔡邕曰朕我也古無文泰始有之天子自稱曰朕蔡邕曰朕我也古

賤不嫌則可以同號之義也臯陶與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為稱

漢因而王曰去泰正義曰去著皇采上古帝位號

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曰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

制天子答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漢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放此

也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

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

自今已來除謚法謚法周公所作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

數正義曰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

會丁巳巳平水卷六 秦始皇本紀 十一 參水信載

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日安敢遂期千歲乎真帝王之言哉
立濬曰始皇以古謚法為子議文臣議君故欲除之自我而始世世以數計傳之無窮焉抑豈知於肉未寒而人殺其子僅及再世而天絕其祚萬世之下稱其為無道秦者如出一口初不係謚之有無也
又曰夏正建寅為人紀商正建丑為地紀周正建子為天紀是則三代所建之正法三才之道也秦不師古而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果何紀乎抑何所法乎

王世貞曰秦主吞誅六雄首采李丞相言焚詩書尊法吏天下頌然而吏是師所存者醫藥卜筮種樹家言耳更觀所稱制與金石之錄猶郁鬱爾文也無乃陽弄而陰用之耶

大議書

增訂史記評林

卷之八

十一 傳列金壽

終始五德之傳

鄭玄曰音亭傳○索隱曰音張憲反傳次也謂五行之德始終相次也漢書郊祀志曰齊人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採用以為周得火德

秦代周德從所不勝

正義曰勝申證反秦以周為火德能滅火者水也故稱從其所不勝於秦方今水德之始

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正義曰周以建亥之月為正故其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

正義曰旄音精旌音毛旗音其周禮云析羽為旄熊虎為旗旄節者編毛為之以象竹節漢書云蘇武執節在匈奴牧羊節毛盡落是也韋昭云節者山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以旌節門

為之以水德屬北方故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

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

張晏曰水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攢曰水數六故以六為名譙周曰步以人足為數非獨秦制然○索

隱曰管子司馬法皆云六尺為步譙周以為步以人足非獨秦制又按禮記王制曰古者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

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

索隱曰水主陰陰刑殺故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

不為置王

正義曰為母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

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

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

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

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紗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

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

正義曰易音以熾反

增訂史記評林

卷之八 秦始皇本紀 十一 傳列金壽

秦始皇本紀 十一 傳列金壽

董份曰雖數語而簡勁雄武有取天下之氣

罷侯置守書

丘濬曰此萬世郡縣之始古者列爵以公侯伯子男分土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世及以相承蓋非二世矣至秦始易國以為郡縣易公侯伯子男以為守尉監遂為後世不可易之制自是以後事君者無世祿治民者無恒政兵農遂分不可復正豈非世道大變之端也歟

王世貞曰識世卿謂其非德舉也獨不曰世諸侯哉諸

侯非甚暴不易也守若令者朝報殿而夕以更為能久厲民乎哉善矣柳生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銷兵書

更制書 呂祖謙曰此乃帝王初政之常秦猶沿而行之後世鮮或學之矣 封域書

增訂史記評林 卷六 十一 雋來命燕

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

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

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

以為三十六郡三十三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

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

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

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

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

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

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

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

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

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

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

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

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

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

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

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

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

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

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

各千石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

銅為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鍊金人十二

更名民曰黔首應劭曰黔大酺收天下兵應劭曰

置守尉監漢書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

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

卓壞銅人十餘二徙清門裏魏明帝欲將詣洛載

長安而銷之英雄記云昔大人見臨置廷宮中

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

鮮正義曰暨其記反朝音潮鮮音仙海謂渤海南

括地志云高驪治平壤城本漢西至臨洮羌中

日洮吐高反括地志云臨洮郡即今洮州亦古西

南芳州扶松府以南至北嚮戶吳都賦曰開北戶

北之南戶也北據河為塞云陰山至遼東地理

河有陰山縣正義曰塞先代反並白浪反謂靈

夏勝等州之北黃河陰山在朔州北塞外從河傍

秦始皇本紀

卷六

徙秦宮書
按後世徙民實
京師如此
寫宮室書

始成六國為其宮
室之作咸陽然各
自為區雖一瓦一
甃之造亦如其式
各書國號不相雷
同皆亦其所得諸
侯美人居之如在
其國鐘鼓帷帳不
移而其至於出獄
曹詔東至獬豸南
來又有玄旗早旌
之制罕車之飾馮
九王之廷於咸陽
北阪車頭之彩各
樹其文所謂秦人
大倫而陳戰國之
後車也
巡幸書
按始皇并天下
凡五巡行
丘濬曰有虞之時

五年一巡守周十
有二年王乃時巡
所以省方觀民非
以為遊樂也始皇
頻年出巡遊蕩無
度今年巡隴西明
年上鄒嶧是渡
淮浮江直至沙丘
崩而後已嗚呼假
望秩省方之說以
濟其流亡之欲卒
至于民怨盜起覆
祚殞身曾不旋踵
意

陰山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
築長城為北界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
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

室之作咸陽北阪上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時
別名渭城○正義曰今咸陽

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正義曰復音福屬之
欲反廟記云北至九

變甘泉南至長楊五柞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
西入百里離宮別館相望屬地木衣絺繡土被朱

紫宮人不能逾也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正義曰三輔舊事云始皇表河以為秦東門表汧
以為秦西門表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後宮列女萬

餘人氣上衝于天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正義曰隴西今隴
右北地今寧州也出

雞頭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雞頭山在成州上祿縣
東北二十里在京西南九百六十里屬元

云蓋大隴山異名也後漢書隗囂傳云王猛塞雞
頭即此也按原州高縣西百里亦有笄頭山在京

西北八百里黃過回中焉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
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

帝雞山之所正義曰括地志云回中宮在雍州西四十里言
始皇欲西巡隴西之北從咸陽向西北出寧州西

南行至成州出雞頭山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

為極廟象天極索隱曰為宮廟象天極故曰極自
廟天官書曰中宮曰天極是也

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應劭曰築垣
牆如街巷

正義曰築音竹甬音勇應劭云謂於
馳道外築牆天子於中行外人不可見自咸陽屬之

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
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

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
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

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韋昭曰鄒魯
縣山在其北

會丁巳巳平水
秦始皇本紀

封泰山梁父刻石書

光緒曰按秦始
皇封松為五大
夫李誠之咏松
云半依崑崙倚
雲端獨立亭亭
耐歲寒車頗為
清節累秦時曾
作大夫官天於
本無知之物一
為嬴秦名龍所
染猶不免萬世
之包彈矧士大

夫其於進退辭
受之際可謂哉
揚慎曰老子明道
若味章皆三句為
韻李斯刻石文體
亦有所祖也
又曰諸銘直致無
華米頗雜以吏牘
自是秦時一樣文
字
王維慎曰秦文字
質直而簡核如此

王世貞曰秦始皇
時李斯所撰嶧山
碑三句始下一韻
是米也第二章法
琅邪臺銘一句一
韻三句一換是老
子明道若味章法

○正義曰上靖掌反鄒側留反嶧音亦國系云邾
嶧山亦名鄒山在兖州鄒縣南二十二里魯穆公
改邾作鄒其山遂從邑變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
山北去黃河三百餘里

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正義曰晉太康
地記云為壇於
太山以祭天示增高也為壇於梁父以祭地示增
廣也祭尚玄酒而俎魚鱗皆廣長十二丈壇高三
尺階三等而樹石太山之北高乃遂上泰山曰太
二丈一尺廣三尺秦之刻石云乃遂上泰山曰太

山一曰岱宗東嶽也在兖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
山海經云泰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郭璞云從泰
山下至山頭百四十八里三百步道書福地記云
泰山高四十九百丈二尺周迴二千里多芝草玉
石長津甘泉仙人室又有地獄六口鬼神之府云
從西上下有洞天周迴三千里鬼神考謫之府云

石封祠祀服虔曰增土之高歸功於天張晏曰天
近神靈也贊曰積土為封謂下風雨暴至休於樹
負土於泰山上為壇而祭之下風雨暴至休於樹
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正義曰封禪梁父服虔曰
禪闡廣

土地也瓚曰古者聖王封泰山禪亭亭或梁父皆
太山下小山除地為壇祭於梁父後收壇曰禪
正義曰父音甫在兖州泗水縣北八十里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
作制明法臣下脩飭索隱曰此泰山刻石銘其詞
每三句為韻凡十二韻下之
五字句不
罌罌石會稽三銘皆
然○正義曰飭音勅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

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
迹正義曰從
財用反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正義曰祇音脂
治道運

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
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
設長利正義曰長
直良反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

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
外徐廣曰隔
一作融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

按古者帝在而云遺詔

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竝勃海以東正義曰竝白浪反勃作渤

蒲忽過黃腫地理志東萊有黃縣腫縣○正義曰腫逐瑞反字或作腫括地志云黃縣

故城在萊州城以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也平縣城在黃縣南百二十里十三州志云牟平縣

古腫也窮成山登之罘地理志之罘山在腫縣○正義曰罘音浮括地志云在萊

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成山在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窮猶登極也封禪書云八神五曰陽主祠

之罘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又立石頌秦

德焉而去南登琅邪正義曰今兖州東沂州密州即古琅邪也大樂之

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地理志云越

琅邪縣起臺館○索隱曰山海經即耶臺在渤海間蓋海畔有山形如臺在琅邪故曰耶臺○正

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諸城縣東南百七十里有耶臺越王勾踐觀臺也臺西北十里有琅邪故吳越

春秋云越王勾踐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觀臺以望東海遂號令秦晉齊楚以尊輔周室歃血盟即

勾踐起臺處括地志云琅邪山在密州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始皇立層臺於山上謂之琅邪臺孤

立眾山之上秦王樂之留復十二歲正義曰復音福復三萬戶

三月立石山上頌秦德也一本无刻字復十二歲福復三萬戶

徙臺下者今琅邪臺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索隱

日二句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

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

東土以省卒士正義曰省山井事已大畢乃臨于

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

之下搏心揖志索隱曰搏古專字左傳云器械一

量正義曰內成日器甲冑兜鍪之屬外成同書文

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

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正義曰陵作凌猶歷也經

按凡用五韻每韻以皇帝起

按揚慎云博音與從心從專與博不同博音卜從千從專

按畫計也如畫如其計畫也

也。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正義曰：音方伯分職治所理常在平易

舉錯必當。莫不如畫。正義曰：畫音戶。封反。謂政皇

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正義曰：音

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

隱。正義曰：辟。正亦反。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

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

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正義曰：協。韻音棘。六親相保。

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

土。西涉流沙。正義曰：解。見夏紀。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

大夏。索隱曰：協韻音戶。下無不臣者音堵。澤及牛馬音姥。○正義曰：杜預云：大夏太原晉陽縣。

按在今并州。遷實沉。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

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

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

王離。張晏曰：列侯者見序例。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

趙亥。索隱曰：爵卑於列侯。無封邑者倫類也。亦列侯之類。倫侯昌武侯成倫

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索隱曰：隗姓林名。有

二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鐵秤權。有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縮二人列名。其作狀貌之字。時

今校寫親所按驗。王劭亦云：然斯遠古之證也。○正義曰：隗音五。罪反。丞相王縮。卿

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正義曰：音

從與議於海上曰。正義曰：從才用反。與音預。言王

議功德於海上。立石於琅邪臺下。十人名。字古之

立刻頌。此頌前後序兩句為韻。此三句為韻。古之

增訂史記評林 卷六 十一 修齊舍痛

增宛委餘編云秦雖發封建而功臣亦有二封侯者見於嶧山之果諸碑可改凡列侯倫侯二等如王離王賁之類列於右丞相去疾上王維楨曰倫類也亦列侯之類列侯倫侯五大夫各隨人註不厭煩贅若後人為之則省矣

楊慎曰秦之果刻石去姓稱名後世遂多不知姓而歷代或多效之或矣如漢書注稱臣瓚後人亦迷其姓何客書此一字耶

增王世貞曰左傳趙簡子伐衛誓師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氏註曰千里百

縣縣有四郡當是時縣蓋紗郡也按堯益為十二州禹復為九州其所統者五等之國耳自諸侯并兼地日益以大而始有郡縣之名秦孝公命商鞅分秦地為四十一縣後并天下罷郡置守凡三十六郡而郡始改而統縣矣此又不可不知

神仙書何孟春曰徐市又作徐福非有兩名市乃古蔽字漢時未有翻切但以聲相近字音註其下後人讀市作市屢字故疑福為別名也

光緒曰舟州戲作漢童謠云秦人欲上山秦帝欲上天假令天可上地下必入烟是俚語而情致甚饒今秦皇漢武觀之可博一笑

揚慎曰史何以書鼎入秦也秦耻不得鼎而詭書史因之不改也事有若實而妄者秦得周鼎也有若誕而實者鼎入泗水也舒雅曰威烈王時九鼎震者淪之兆也鼎神物也既能震動則沒入水也宋太丘社亡亡者自亡也社能自亡則鼎能自沒無疑使鼎誠在秦

地言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

帝者地不過千里正義曰過音戈諸侯各守其封

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

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

神正義曰言五帝三王假借鬼神之神之威以欺遠方

實不稱名正義曰稱尺證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

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

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

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

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正義曰

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蓋

曾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

盡白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

神山反居水下臨之患且至風輒引船而去終莫

能至云世土莫不其心焉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

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正義

地志云宜洲在東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將童男女

入海求仙人止在一作正此洲其數萬家至今洲

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吳人始皇還過彭城正義

外國圖云宜洲去琅耶萬里始皇還過彭城正義

城徐州所理縣也州東外城古之彭國也搜神記

云陸終第三子曰錢鏗封於彭為商伯外傳云殷

未滅彭齊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

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正義曰括地志云

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南郡正義曰今荆州也言

一里响音苟嶼音樓南郡欲向衡山即西北過

南郡入武浮江至湘山祠正義曰括地志云黃陵

關至咸陽浮江至湘山祠正義曰括地志云黃陵

十七里舜二妃之神二妃塚在湘陰北一百六十

里青草山上盛弘之荆州記云青草湖南有青草

山湖因山名焉列女傳云舜陟方處於蒼梧二妃

處於江湘之間因葬焉按湘山者乃青草山山近

曾丁巳平木 秦始皇本紀 十八 參天官

則始皇必不使人
沒水而求之也秦
所鑄金人靈爽少
矣猶能潛然淚下
于將徒况神禹之
鼎乎神劍猶能躍
入平津之水湛盧
猶能飛去楚國鼎
不為秦用明矣

盜驚書
王維慎曰此古今
一快何為書盜

按二銘亦每韻
以皇帝起

司馬光曰始皇
登之罘刻石豎之
而作如是者三始
皇怒鞭之石盡出
血今之罘山石盡
赤相傳以為始皇
鞭之云至始皇三
十六年庚戌夜石
自起立為人言曰
三人未來來焉已
哉居旁人聞之而
不解其說後三十
七年始皇出遊道
經之罘病甚至沙
丘而崩乃始悟其
說三人未者乃秦
宗言秦始皇來此
而將死也此與遺
高池君之說相似
然亦只兩月間觀
此兩異事

湘水廟在山南
故言湘山祠
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

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索隱曰列

女傳亦以湘君為堯女按楚詞九歌有湘君湘夫
人夫人是堯女則湘君當是舜今此文以湘君為
堯女是總而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

山樹赭其山正義曰上自南郡由武關歸武關秦

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浙西百七十里弘農
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
九十里春秋時少習也
杜預云習商縣武關也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地理志云

縣有博狼沙正義曰狼音浪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

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索隱曰三維二十九年

時在中春正義曰中音仲古者陽和方起皇帝東

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正義曰從才原

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

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正義曰

貪戾無厭正義曰虐殺不已皇帝哀眾遂發討師

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徐廣曰燁莫不賓

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

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宇字宙承順聖

意索隱曰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

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

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

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

實丁巳巳平水
卷六
秦始皇本紀
十九
參來官裁

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蓄害絕息永偃戎兵

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索隱曰怠協旗疑韻怠音銅蔡反故

不再來亦以怠與時為韻國語范蠡曰得時不怠時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

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

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

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罽旋遂之琅邪道

上黨入索隱曰道猶從也

三十年無事

三十一年徐廣曰使黔首自實田也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太

真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

無事書

按太原謠歌為七言古詩之真

微行書

光緒曰始皇二十九年子房金力士狙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史遷濫以盜書纒二年間又逢盜瀾池意即前力士而緊指為盜耳然大索十日又獲意者因左右以為力士乎意者民欲上秦而故假手於子房乎意者縱容以

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索隱曰廣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蓋應歌謠之詞而改從殷號也道書茅濛字初成今此云茅濛初成者為神仙之道其意失也蓋由裴氏所引不明或後人增益濛字

遂令七言之詞有術爾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

始皇為微行咸陽張晏曰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也與武士四人

俱夜出逢盜瀾池地理志云渭城縣有瀾池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瀾池即古

之瀾池在咸陽縣界秦記云始皇都長安引渭水為池築為蓬瀛刻石為鯨長二百丈逢盜之處也

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

章昭曰羨門古仙人○刻碣石門徐廣曰壞城郭

正義曰高誓亦古仙人決通隄防其辭曰正義曰此頌三句為韻遂興師旅誅戮無

會丁巳平水卷一秦始皇本紀二十一參長官

擊又保護以不
死乎意者喜其
來而悲其死雖
索而獲之亦繼
而去之乎故博
浪誤中蘭池見
竄吾不曰力士
而曰秦民何者
擊雖方士而所
以容其擊者誠
秦民惡始皇之
彗悍而幸其中
也
按秦平疑是泰
字方叶韻

楊慎曰請刻此石
按古碑文作刻此
樂石後人不解樂
石之義乃妄改之
唐封演云樂石謂
以泗濱浮磬作碑
也

在瀋曰夷狄入寇
不得已伐之可也
始皇信盧生亡秦
者胡之讖而與无
名之師嗚呼豈所
謂不得已哉
顯兵書

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徐廣曰復一作

音福言秦以武力能殄息暴逆復○正義曰復

以文訓道令無罪失故復除之庶心咸服惠論功

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

泰平墮壞城郭正義曰墮音許規反壞音怪墮毀

舊城郭也夫自頽也壞圻也言始皇毀圻關東諸侯

日壞音戶怪反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

黎庶無繇正義曰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

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竝來田徐廣曰久莫不安

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

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

人盧生使入海還正義曰使以鬼神事因奏錄圖

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

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

取河南地正義曰今靈夏勝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瓚曰贅謂居窮有

贅賈人略取陸梁地正義曰嶺南之人多處山為

桂林韋昭曰今鬱林是也○索隱曰謂象郡韋昭

日南海正義曰即廣以適遣戍徐廣曰五十萬人

適音直革反戍守也廣州記云五嶺者大庾始安

臨賀揭揚桂陽輿地志云一日臺嶺亦名塞上今

名大庾二曰騎田三曰都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

竝河以東徐廣曰榆中在金城○屬之陰山日在

五原北○正義曰屬之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

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正義曰高闕

會丁巳平林卷六秦始皇本紀

按後世邊多亭障本此

立瀆曰長城之築非獨始皇自昭王時已築于隴西趙自代王亦築於陰山下蓋天以山川隘險限華夷補其不足似不為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于外侮之禦以至竭天下之力亦愚矣雖然更繼秦者皆因其已成之勢而世加修補之功安知天下後世不

賴之以界限華夷哉
直諫書

按聖賢辭輔錄云趙襄子范昭子智襄子荀文子魏襄子韓簡子此六族者世為晉卿並有功名實弱晉國陸瑞家曰當此時亦知下其議始皇未嘗拒諫也下秦者李斯耳唐順之曰此秦宜入李斯傳中楊慎曰秦焚書坑儒起于李斯乎斯之先固有為此說于秦者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諱諛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

北兩山相對若闕甚高故言高闕鄜元注水經云黃河逕河目縣故城西縣在北假中北假地名按河目縣屬勝州名河北漢書地理志云屬五原縣○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索隱曰高闕山名北假地名近五原中築亭障曰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索隱曰徙有罪而謫之以實初縣即上漢七科謫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徐廣曰皇南亦因於秦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謚云彗星見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義日謂戌五嶺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正義曰射音夜漢書百官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應劭曰僕主也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

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正義曰蒲筆反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立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正義曰令マ力性反辟音避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

會丁巳年林卷一秦始皇本紀三三參來官載

治又安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與斯所言是古非今若合符節作備者乃韓非匪斯也凡為異說者一則駭再則習始則疑終則行矣何孟春曰商鞅在秦孝公時論入不可多學為士人妨廢耕戰至始皇遂有焚書坑儒之事此事蓋不獨出于李斯也荀卿論法後王在審其所貴其言曰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其徒李斯相秦事不節古而是古非今者有辟此其禍水之源乎

王應麟曰籍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東瀟高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按且起行治城為城且

余有丁曰按言周兼都豐鎬亦以見已宮殿之火

侈宮室書

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立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徐廣曰私一作知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正義曰夸口瓜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王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弃市應劭曰禁民聚語畏其謗已正義曰偶對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

日不燒黔為城且

如淳曰律說論決為黔鉗輸邊築長城書日伺寇虜夜暮築長

城城且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

法令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以吏為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地理志云五原郡有九原縣徐廣曰

表云道九原通甘泉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

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

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

中先作前殿阿房正義曰房白郎反括地志云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

縣西北一十四里按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

南面即阿房宮城東面也顏師古云阿近也以其

去咸陽近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索隱曰此以其形名宮也言其宮四阿旁廣也故云下可

會丁巳年木卷六 秦始皇本紀 三三 參來館藏

濫刑書

按麗附麗也附城麗邑

建五丈之旗也。阿房後為宮名。正義曰：三輔舊事云：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庭中可受萬人，又鑄銅人十二於宮前。阿房宮以慈石為門，阿房宮之北闕門也。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索隱曰：謂為復道，渡渭屬咸陽，象天文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天官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正義曰：餘刑見於市朝，宮刑一百日，隱於蔭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蠶室是。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正義曰：麗音離，五萬

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正義曰：而說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歿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歿。始皇帝幸梁山宮。徐廣曰：在好時。正義曰：括地志云：俗名梁山，在雍州好時縣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秦始皇起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即此山也。

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正義曰：樂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徐廣曰：一云并力。○正義曰：言秦施法不得兼方者，令民之有方伎，不得兼兩齊試，不驗輒賜死，言法酷。不驗輒死，然侯星

茅坤曰：秦無道，數言已盡。

光緒曰：按秦焚滅經籍，坑戮儒生，其說有二。曰：愧曰：畏愧則愧，其議已也。畏則畏其害已也。又曰：詩書百家之說，在入間者，禁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蓋亦知其本不可廢也。罷侯置守者，私其土地於也。焚書而獨存博士官者，又欲私其經術于也。主相之心，務欲滅絕法律，以威天下。而使之莫于毒，豈知墮秦七廟而具斯五刑。

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二十斤。○正義曰：衡，秤衡也。言表戕奏請，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滿不休息。日夜有呈，不中呈，正義曰：中，竹仲反。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徐廣曰：一求。○正義曰：衆音終。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徐廣曰：一作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

者非詩書也乃秦之法律也

教英曰秦始皇坑儒說者謂設為陷所而殺之愚以為坑者只是掩其不知而加害也非真掘土而為坑也不然白起坑降卒四十萬于長平項羽坑降卒二十萬于新安設使掘土為坑若是其廣大彼降卒寧不知之又寧肯帖然束手而就死乎

按漢書五行志云石陰類也陰持高節臣將危君趙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戒自省反夷滅其旁民而燔燒其石是歲始皇死後三年秦滅劉豎曰秦皇滅籍

亦造仙詩董份曰傳令者始皇令所游天下相傳而絃歌也

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

發謫徙邊徐廣曰表云徙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拜爵一級始皇長子扶

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

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

秦之上郡城也災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后徐

日表云黔首或刻其后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

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

銷其后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

天下傳令樂人誦弦之正義曰傳逐總秋使者從

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正義曰括地志云平舒故

里水經注云渭水又東經平舒北城枕渭濱半破

淪水南而通衢昔秦之將亡也江神送壁於華陰

平舒道即有人持壁遮使者曰為吾遺瀆池君服

其處也日水神也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

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

康曰長安西南有瀆池○索隱曰按服虔云水神

是也江神以壁遺鎬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且

秦水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告也○正義

曰遺庚季反瀆湖老反括地志云瀆水源自雍州

長安縣西北瀆池鄠元注水經云瀆水承瀆池北

流入渭今按瀆池水流入來通渠蓋鄠元誤矣張

晏云武王居瀆池君則武王也伐商故因言曰

今年祖龍歿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先也應劭曰祖人之先龍君之象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壁

曾丁巳巳平水 卷六 秦始皇本記 二十六 修來官裁

余有丁曰按游徙是巡遊為次年出遊張本

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

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

視壁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壁也於是始皇卜

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正義曰謂北

中即今勝州榆林縣也言徙三萬家以應卜卦游徙吉也拜爵一級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

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

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九

東南一百里皇覽冢墓記云舜冢在零陵郡營浦縣九疑山言始皇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也

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正義曰括地志云舒州周

海字誤即過丹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丹陽郡故在此州也

天下以為至錢唐正義曰錢唐今杭州縣臨浙江音灼曰江

山陰為浙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曰蓋

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上會稽祭大禹正義曰上

音上掌反越州會稽山上有夏禹穴及廟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

索隱曰三句為其文曰正義曰此二頌三句為韻

韻凡二十四韻其文曰其碑見在會稽山上其文

及書皆李斯其字四寸畫如小皇帝休烈平一字

內德惠修長索隱曰修亦長也重文耳王劭按張

徽所錄會稽南山秦始皇碑文脩作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

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本首作守

陳舊章正義曰作彰音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

何孟春曰張世南游宦紀聞退之孔幾志銘云孔世三十八吾見其孫百而長身按說文廿而集反二十井也卅先合反三十井也卅先立反四十井也退之自謂識字故用之為四字

會稽丁巳平水 卷之六 秦始皇本紀 三十七 修來官

錄今刊正書者收
三十八非是按始
皇碑三十有七年
或謂句皆四字而
此獨多一字非是
宜從卅七為是亦
是意也

余有丁曰按省字
或作肯字轉而作
省左傳所謂一肯
掩大德謂過失也

康海曰子不得母
言子不得以為母
也非失母之謂也

唐順之曰此細叙
見始皇之愚

言只言言本 卷六 三十一 仙不 舍痛

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眾自疆正義曰碑文作率眾

邦暴虐恣行正義曰間紀寬反負力而驕數動甲兵正義曰

陰通間使正義曰間紀寬反以事合從正義曰合

容行為辟方正義曰行下子而內飾詐謀索隱曰刻

計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徐廣

音息○正義曰殄田典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

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

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竝通善否陳前

靡有隱情飾省宣義徐廣曰省一作非○正義曰

也省有子而嫁正義曰謂夫死倍死不貞防隔內

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殺索隱曰殺牡猪

也若奇殺之猪神文作元真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正義

棄夫而逃子不得母正義曰言妻棄夫咸化廉清

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

勉莫不順令正義曰黔首脩潔人樂同則正義曰

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

烈正義曰從音才用反烈美也所請刻此石光垂

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地理志云丹陽有江乘縣

乘故縣在潤州句容縣北六十立海上北至琅邪

里本秦舊縣也渡謂濟渡也

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

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正義曰鮫

苦故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

會丁巳平水 卷六 秦始皇本紀

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太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

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

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

正義曰：即山也。在萊州。弗見至之，果見巨魚射殺一魚，遂立

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徐廣曰：渡河而西。正義曰：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

張公故城，城東有水津焉。後名張公渡。恐此平原

郡古津也。漢書公孫弘平津侯亦近此。蓋平津即

此津而疾。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

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

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乘輿路車

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徐廣曰：年五十七

茅坤曰：始皇崩本未特詳斯傳中，故于此略。

按論衡云：孔子將以遺書曰：

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

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

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兼吞天

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

乃至沙丘道病而崩。邵寶曰：當是時，史

有如董狐者，當何如書？無亦曰：胡亥

弑太子扶蘇，穿獄而盾首惡，盾與開

焉耳矣。斯高矯詔之謀，亥實聽之。非

弑而何亥不所斯高未必能行也。亥

之所利害感之也。自古弑君父，孰非

惑于利害者？李夢陽曰：扶蘇殺

而秦滅季札，裁而吳亂天之意，非為扶蘇札以滅秦而亂吳也。

沙丘，去長安二千餘里。趙有沙丘宮，在鉅鹿武靈王之死處。正義曰：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又云：平鄉縣東北四十里。按始皇崩在沙丘之宮，平臺之中。邢州去京一千六百

里。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正義曰：為恐諸公子及

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正義曰：棺音館

又古反。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

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

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

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

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正義曰：去

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

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正義曰：數

音色具反。

曾丁巳平木 秦始皇本紀 二九 參來官載

按釋名云鮑魚腐魚也埋藏使不腐臭也

修葬書

凌約言曰始皇營葬極其機巧以圖不泯未幾而銷鏹無遺太史公叙其事如目擊然豈徒侈其盛哉固以彰其愚亦怪其無善後策耳

殉葬書

凌約言曰按此紀逐年叙先叙災異凡十書見秦祚短亡之兆也後叙立石頌德凡六書見秦皇驕矜之極也

寵奢書

史記卷六

卷六

三十一

共賜歿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抵丁禮反

抵至也從沙丘至勝州三千里會暑上輜車臭乃

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正義曰鮑白卯反以亂其臭行

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

九月葬始皇鄠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鄠山及并天

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

徐廣曰一作銅錮鑄塞正義曰宮觀百官奇器顏師古云三重之泉言至水也

珍怪徒臧滿之正義曰言冢內作宮觀及百官位次奇器珍怪徒滿冢中臧才浪反

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

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正義曰灌音館輸音戌上具天文下

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正義曰廣志云鮎魚聲如

小兒啼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異物志云人魚似人形長尺餘不堪食皮利於鮫魚鋸材木入項上有小穿氣從中出秦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為燭即此魚也出東海中今台州有之按今帝王用漆燈冢中則火不滅度不滅者久之正義曰度音田洛反二世曰先

帝後宮非有子者出馬不宜皆令從歿歿者甚衆

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

事畢已藏閉中羨正義曰音延下外羨門盡閉

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

迴五里餘正義曰關中記云始皇陵在驪山泉

本北流障使東西流有土無石取大石於渭山諸

山括地志云秦始皇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十里

二世皇帝元年二十一年徐廣曰表云十月趙高

為郎中令漢書百官表曰秦任用事二世下詔增

官掌宮殿門戶

曾卜已平木

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
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
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正義曰軼徒結反今始皇為極廟
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
廟或在西雍正義曰於用反西雍在咸陽西今岐州雍縣故城是也又一云西雍雍西
也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
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
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
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
疆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
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立海南至會

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正義曰著丁略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

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正義曰稱其於久遠也正義曰二世言始滅六國

及既已襲位而見金石盡刻其頌不稱始皇成功盛德甚遠矣如後嗣為之者不

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徐廣曰姓馮○正義曰去丘呂反

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

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

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

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

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

按刻石辭云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北有六月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恭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于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血于野自太古始世无萬數阨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

臣誦累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茅坤曰高借嚴刑以立威而擅權王維楨曰自古奸邪謀國攬權類用此術

按少字當作去聲如三少之火謂次等近侍之官一本上散郎作議郎

少言及言言本

卷一

三十一

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短長句為偶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索隱曰逮訓及也謂連及俱被捕故云連逮少小也近近侍之臣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有議郎中郎散郎而六公子戮於杜公子將間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

丘濬曰諸公子為胡亥所殺卒之胡亥亦不免焉實秦累世殺人之報也

後二世使使令將間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間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間乃仰天大呼天者二曰天平吾無罪昆弟二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管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正義曰謂出還復其土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故言復土酈山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

晉丁巳平水

卷一

秦始皇本紀

三十一

盡徵其材士五萬人。正義曰：謂材士，官蹶張之士。為屯衛咸陽，令

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正義曰：謂材士及狗馬。度不足，下

調郡縣轉輸救粟芻藁。正義曰：度田洛反，下行嫁反，謂下令調飲也。

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二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

法益刻深。七月，戊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張楚。正義曰：勝音升，李奇曰：張大楚國也。

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

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

數也。謁者使東方來，漢書百官表曰：謁者，秦官，掌賓贊受事。以反者

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

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為趙

王，魏咎為魏王，田儼為齊王。服虔曰：儼音負擔。沛公起沛

項梁舉兵會稽郡。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應劭曰：戲弘

康曰：水名，今戲亭是也。蘇林曰：邑名，在新豐東南三十里。

正義曰：戲音許，宜反。括地志云：戲水出雍州新豐縣西南，驪山。

馮公谷東北流，今新豐縣東北十一里。戲水當官道，即

至處。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

章邯曰：漢書百官表曰：少府，秦官，應劭曰：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

少者，小也。故稱少府。盜已至，眾彊，今發近縣不及

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

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晉灼曰：亭

名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曰好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曹陽故亭，一名好陽亭，在陝州桃林縣

楊循吉曰：二世即位，誅大臣及諸公子，致宗室振恐，復作阿房宮，致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暴虐益熾，愈速諸侯兵矣。太史公叙勝等起兵，在用法益深刻，旬後有深意在。

丘濬曰：此天下叛秦之始，秦之禍生靈極矣。於是乎天下之民不勝憤然起而為兵，當是時稱王以復六國之後者，非止一勝，獨書勝者，勝其倡也。

黃洪憲曰：係此數語於末，若元要緊實，以見陳勝首事亂者四起，秦之所以亡也。

凌約言曰：叙章邯擊盜簡而有序。

東南十四里。即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

邯擊盜殺陳勝城父。正義曰：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亳州所理縣。破項

梁定陶。正義曰：今曹州定陶縣。滅魏咎臨濟。正義曰：今濟州縣。楚地

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

正義曰：括地志云：邢州平鄉縣。城本鉅鹿，離圍趙王歇，即此城。趙高說二世曰：先

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

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

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索隱曰：言天子

屬望，纔有兆朕耳，不見其形也。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蔡邕曰：禁中

非待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

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

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竝起，秦

發兵誅擊所殺已甚，眾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

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

邊戍轉。正義曰：省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

椽不剗。索隱曰：采木茅茨不翦，飯土墼。徐廣曰：呂

謂之簋。索隱曰：如啜土形。如淳曰：土形，飯器之

字，一音鏤，不作簋。雖監門之養，不蔽於此。索隱曰：謂

飯器，以雖監門之養，不蔽於此。索隱曰：謂

互為之。雖監門之養，不蔽於此。索隱曰：謂

養，即卒也。有廝養卒，轂音學，謂盡也。又古學反。

正義曰：又苦角反。爾雅云：蔽，盡也。言堯舜采椽不

刮，茅茨不翦，飯土墼，啜土形，雖監守禹鑿龍門通

茅坤曰：自古權臣必杜天下之口，而後可以固寵。

光緒曰：趙高此說逆節已萌，蓋欲人不聞聲，則必令深居禁中。

既深居禁中，前後左右無人，權在我矣。順我則後逆我，則仇即有弑逆，誰知之者。高誠計及此耳。觀樂弑二

世時旁有宦者一人侍，可見。

楊慎曰：諫辭不滿五十字，而冠亂之，感虐政之弊，及所以救之者皆具。

按采椽謂取木為椽，不削刻。

余有丁曰：按蔽當作掩，義訓謂粗。公羊傳曰：掩者曰侵，精者曰伐，粗對精字互舉是也。

會丁巳平水

秦始皇本紀

三十四 參 天 帝 紀

鑿龍門，河水道得大通。決河亭水。

正義曰：亭，平也。并州之地不壅溢也。

大夏。正義曰：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晉陽及汾絳等州是。昔高辛氏子實沈居之，西近河，言禹

鑿龍門，河水道得大通。決河亭水。正義曰：亭，平也。并州之地不壅溢也。

放之海身自持築宙宙音初洽反築牆

之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正義曰列美也

不美於此矣又烈酷也禹鑿龍門通大夏道決黃

河洪水放之海身持鉞梓使膝脛無毛賤臣奴虜

之勤勞不酷烈於此辛苦矣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

主重明法正義曰直拱反重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

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

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

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

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正義曰音竟作宮室以章得意

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

竝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毋以報

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正義曰為于偽反何以在位下去

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

卒囚正義曰卒子律反囚在由反謂禁錮也就五刑

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

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

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

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

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

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

已亥徐廣曰一作卯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

董份曰李斯傳叙二世此語為問故斯阿意答之此叙語同而乃以為詰責之辭何也

王維楨曰去疾劫猶知不辱斯可謂無耻甚矣卒亦不免

楊循吉曰有功亦誅二句原陳餘遺事太史公欲約其辭即以代欣今戰能勝高又知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語且以見陳餘事而意亦同也參羽紀此段觀之而伸縮之妙見矣

元積曰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哉賊之術且日恣睢天下以為貴莫見其面以為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禽獸矣何大復曰趙高欲專制悉羣臣有言先指鹿為馬諸臣莫敢言馬者陳涉起山東二世召博士諸生問之皆莫敢言叔孫通乃詭對而出逃夫二世非明不能用直臣而蔽于讒人故內以遂邪臣而外以資敵國也

王懿曰趙高弒二世與子嬰殺高叙事之妙當細玩

陳沂曰趙高使樂弒二世即二世使

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氏盡畔秦吏正義曰氏猶魯也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正義曰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望夷宮在雍州咸陽縣東南八里張晏云臨涇水作之望北夷欲祠

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

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

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為內應徐廣曰一

趙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毋置高舍

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

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西京賦曰微道

外周千廬內傳薛綜曰士傳宮外內為安得賊敢

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

走或格格者輒死或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

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

會已平本

使殺其弟者也。叙
事與前當參看。
張之象曰：此數言
痛為入君拒諫者
之戒。

有宦者一人待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蔡邕曰：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皆謙類。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

光緒曰：子嬰非為二世報仇，乃自全之策，此舉差快人意。

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者滋水，秦穆公更名霸水。使人約降子嬰。

茅坤曰以下附項羽之慘作秦紀尾

王維楨曰太史公總斷用賈誼過秦論全文但字眼略為裁換耳原論上下二篇公更真前

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應劭曰組者天子散也。素車白馬。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徐廣曰在霸陵。駟案蘇林曰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索隱曰謂合關東為從長也。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後作三段自秦孝公至異也是上篇自秦并至安矣是下篇後斷自秦并海內至過也是下篇前段王鑿曰賈誼過秦論其言極占與先秦相上下但其三篇大意如一不甚變化且詞亦有重複者意生偶作未及刪定耳

柯維騏曰按漢書但引秦孝公一段梁昭明太子所集文選亦只依漢書獨真西山依史記編次為三段嘗考又本列為上下下三篇與真氏同獨次第不同耳秦并兼諸侯至而社稷安矣為下篇蓋論秦之君臣異心耳

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徐廣曰耰田器音憂也。索隱曰徐以耰為田器非也。望屋而食。索隱曰孟康以耰為鋤柄蓋得其近也。言其兵蠶食天下不橫行天下。索隱曰謂輕前敵不部伍裹糧而行。橫行天下。旅進也。舞陽侯曰橫行匈奴中。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鵠冠子曰德萬人者謂德百人者謂之英。索隱曰謂武臣田儉魏豹之屬。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

嬰不鑿始皇二世
 秦非所以救敗也
 秦孝公據崤函之
 固至攻守之勢異
 也為上篇蓋論始
 皇襲先世強大之
 業仁義不施不再
 傳而公非所以守
 國也秦并海內至
 二世之過也為中
 篇蓋論秦民嚮風
 望治二世不能正
 先帝之過重之以
 无道非所以止傾
 也論始皇故為上
 篇論二世故為中
 篇論子嬰故為下
 篇

增袁黃曰豈勇力
 三句與上豈世世
 二句遙對

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索隱曰此評失也章邯之降由趙高用事
 不信任軍將一則恐誅二則楚兵既盛王離見虜遂降耳非三軍要市於外以求封明矣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籍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

按名字與實字相喚應

增李廷機曰其救敗非也句此篇綱領

凌約言曰賈太傅既云孤立無親危弱無輔已重為子嬰惜矣又云三主惑而終身不悟母乃責之過乎王文恪評過秦論云未及刪定意或在此增李廷機曰嘗此

徐廣曰大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一作小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救索隱曰賈誼書安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

時段承上文淮水其所以亡者由手壅蔽

增又曰先王知段承上文壅蔽而以周秦反覆相較辨其安危之相去云

增又曰野諺段摠括前意社稷安字與上安尤之紛安字應

按秦始終興亡威衰之故盡在此篇悉陳涉世家後按呂延濟云秦至孝公益疆威故先述之峭山秦塞也函谷關名據據也按陳良云折威也猶曩威而結之欲盡取也

按師古云拱手言不勞功力也按自兼字至取字皆不苟下

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掛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其索隱曰賈誼書五作王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立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紛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

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

殺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

卷天下諸侯水散席卷也包舉宇內囊括四海

之意張晏曰括括囊也言其能并吞八荒之心當

是時商君佐之索隱曰商君衛公孫鞅仕秦為左

於商號與下長短句為偶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

鬪諸侯索隱曰戰國策曰蘇秦亦為秦連衡高於

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

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

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

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漢書

日締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

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

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索隱曰言孟嘗等四君皆為其國共相約結為

從以離散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

六國之士索隱曰六國者韓魏趙燕楚齊是也與秦為七雄又六國與宋衛中山為九國

其三國益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徐廣

曰越一作經或自別有此人不必甯越也○索隱

曰甯越趙人賈誼作甯越徐尚未詳蘇秦東周洛陽人呂氏春秋杜赫以安天下說

周昭文君高誘曰杜赫周人也齊明周最陳軫

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索隱曰戰國策齊明

東周臣後仕秦楚及韓周最周之公子亦仕秦陳軫夏人亦仕秦昭滑楚人樓緩魏文侯之弟所謂

樓子也蘇厲秦之弟仕齊樂毅本齊臣入燕吳起燕昭王以客禮待之以為亞卿翟景未詳也

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

索隱曰吳起衛人事魏文侯為將孫臏孫武之後也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

士田忌齊將也廉頗趙奢皆趙之將也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

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遂巡遁逃而

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

救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徐廣曰鹵措也因利乘

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

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

六世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振長策而御

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

曾丁巳平木 秦始皇本紀 卷六 秦本紀

按六國之士以下三段是一套事為之謀通其意制其兵詞意相應

余有丁巳戰國策樓緩曾相秦

按九國者謂六國之外有宋衛中山

按流血漂鹵即書血流漂杵

增李廷機曰秦昭襄五十二年滅西周莊襄元年滅東

周則吞二周非始
皇事

按此言事定威
振始廢古道自
立基業

林希元曰以弱黔
首之民管到上以
愚黔首以為固管
到上斬華為城而
誰何管到上良將
勁弩此古人文法
今人非惟不能道
亦道不到

林希元曰此言陳
涉起事下歷言其
人正所以討秦耳

按仲尼墨翟並
言此誼未聞道
處

李廷機曰自篇
首至此直叙歷代
興亡且未著議論
按師古云景從
如影之隨形也

按以下五段長
短相兼文勢起

以鞭笞天下

徐廣曰拊拍也音府一作稿威振四

海。南取百越之地。韋昭曰越有百邑以為桂林象郡。百越

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

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

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應劭曰壞堅城恐人復阻以害已也殺豪俊。收

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

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徐廣曰斬一作踐駟

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

卒陳利兵而誰何。如淳曰何猶問也。索隱曰崔浩云何或為阿。漢舊儀宿衛郎

行者誰也。何阿字同。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

關中之固。金城千里。索隱曰金城言其實且堅也。張良亦曰關中所謂

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壅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

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

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漢書音義曰首出十

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

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韋昭曰

反覆詰難在此一節

會丁巳巳平水

秦始皇本紀

四十二參水官裁

伏五箇也字相
次而下可觀古
人文法

按此總括一篇
之意而歸結之

真德秀曰賈生論
秦成敗千有餘言
而斷之曰仁義不
施而攻守之勢異
也文字甚妙但非

至當之論蓋儒者
以攻尚論詳而守
尚仁義故耳
林希元曰攻言并
天下以上事守言
廢先王之道以下
事一篇精神命脈
全在此二句
李涂曰文字有終
篇不見主意而結
句見者賈誼論仁
義不施而攻守之
勢異此類是也
王世貞曰秦逆取
而順守可得延乎
曰有天道焉惡得
延如其事也不上
木不神仙不殘刑
不顯兵不巡遊不
焚詩書雖百祀可
也

禮者隆曰莫不虛
心仰上與下莫不
傾心觀政俱應斐
然獨風句

古言只言言本

卷六

四十三

穀函函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
山之君鉏耨棘矜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矜也非鏃

於句戟長鍛也徐廣曰鏃一作鉞駟案如淳曰長

曲勾鍛音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

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上也然而成敗異變

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漢

音義曰絜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

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

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

墮身歿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

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向稱帝徐廣曰一

無前者秦孝公已下而又以秦并兼諸侯山東三

十餘郡繼此末也○索隱曰按賈誼過秦論以孝

公已下為上篇秦兼并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為下

篇鄒誕生云大史公刪賈誼過秦篇著此論當其

義而省其辭褚先生增續既已混殺而世俗小智

可分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

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

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

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

既元元之民與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

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

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

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

古言只言言本

卷六

四十三

秦始皇本紀

史記卷六

余有丁曰按賈書作是其所以取之也文意甚明史添守之者異四字似誤

按此以前說始皇以後說二世

直德秀曰誰所謂天下嗷嗷新主之資此正孟子飢渴易飲食之說也然秦紂之虐必有如湯武者代之然後

可以慰斯民之望若二世者以始皇為之父趙高為之師所習見者非斬刈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誼乃以任忠賢憂海內望之何異責益邸以伯夷之行乎昔有謂太甲苟不能改過則商必亡秦能立扶蘇則秦必祀先賢非之曰以成湯之聖德天必不使太甲終于桐宮以始皇之暴虐天必不使扶蘇得嗣守其業斯言當矣如誼所云真書生之論也

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亾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立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徐廣曰一作短小襦也音豎○索隱曰趙也短一音豎蓋謂褐布豎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而饑者其糟糠天下之磬磬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

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表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徐廣曰一無壞宗廟與民五字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

林希元曰歷觀太史公鋪敘秦人興亡本末如指諸掌行文有法度議論根義理詞氣開闔起伏精深雄大真名世之雄也

王鏊曰太史公刪賈論泰以已見責秦雖為班固所駁然中理之言頗多

林希元曰三論鋪敘與亡本末如指諸掌行文有法度議論根義理詞氣開闔起伏精深雄大真名世之作也

按柳誕生云太史公刪過秦論褚先生增續而混淆之今按陳涉世家亦載第三篇按此以下重叙列秦之先君

楊慎曰此段秦紀也其事雖畧而其文法最古太史公所以謹錄之欲以互証而備遺也亦如酈生傳又附酈生書之例索隱註亦味此惟魏了翁古今考僅存其說余有丁曰按憲公秦紀作寧公葬西山

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
奸偽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
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
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
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
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
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
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
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襄公立。享國十二年。初為西時。葬西垂。索隱曰。此已下重序。

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處。皆當據秦紀為說。與正史小有不同。今取異說重列於後。襄公。秦仲孫。莊公。子。救周。周始命為諸侯。初為西時。祠白帝。立十三年。葬西上。生文公。文公立。居

西垂。宮五十年。歿。葬西垂。索隱曰。作酈時。又作陳寶祠。生靜公。靜公不饗國而歿。生憲公。憲公饗國十二年。居西新

邑。歿。葬衙。地理志云。馮翊有衙縣。○索隱曰。憲公陽葬。衙滅蕩社。居新邑。葬衙。本紀。憲公徙居平

西。山。生武公德公。出子。出子饗國六年。居西陵。索隱曰。一云。居西陵。度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

出子。鄙衍。葬衙。武公立。武公饗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徐廣曰。平陽。初。以人從葬。宣陽聚東南。索隱曰。紀云。葬

於。三庶長伏其罪。德公立。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宮。生宣公。成公。繆公。葬陽。初伏以御。蠱。索隱曰。二年。初

楊慎曰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為師保而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于上秦寺人之禍也史書之醜之也

按康景二字疑衍或下有闕文按秦紀及此紀無信公疑即景公也

伏本紀此已下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葬陽索隱居葬絕不言也日四年初志閏月成公享國四年居雍之宮徐廣作密時葬陽齊伐山戎孤竹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

子致霸葬雍繆公學著人索隱曰著音貯又音宁寧謂學於宁門之人故詩云俟我於著乎而是也生康公康公享國十二

年居雍高寢葬訇社生共公共公享國五年居雍

高寢葬康公南生栢公栢公享國二十七年居雍太寢葬義里丘北生景公索隱曰一作僖公景公

享國四十年居雍高寢葬丘里南正義曰丘一作二也生畢公徐廣曰春秋作哀公畢公饗國三十六年正義曰作三十七年葬車

里北生夷公夷公不享國死葬左宮生惠公正義曰十

年葬車里元年惠公享國十年葬車里康景生悼公悼公享國十五年正義曰葬僖公西城雍

生刺正義曰龔公索隱曰刺龔公享國三十四年葬入里徐廣曰生躁公索隱曰又作懿公正義曰十四年居受寢葬

悼公懷公正義曰四年其十年彗星見躁公享國十四年居受寢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徐廣曰星畫

懷公從晉來享國四年葬櫟圍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徐廣曰懷昭子生靈公索隱曰紀年及系本無肅字立十年表同紀十二年居涇陽享國十

年葬悼公西生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

僖公西索隱曰按本紀簡公名悼子即刺龔公之子懷公弟也且紀及系本皆以為然今此

文云靈公謬也。立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劍。惠

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園。索隱曰：王劭按紀年云：簡

年乃至惠公辭卽生出公。出公享國二年。索隱曰：靈

難憑時參異說出公自殺。葬雍。獻公享國二十三年。徐廣曰：靈

隱曰：系本稱元獻公立二十四年。葬蹇圍。生孝公。孝公享

十二年。表同紀二十四年。國二十四年。葬弟圍。生惠文王。其十三

年始都咸陽。正義曰：本紀云：十二年作咸惠文王

饗國二十七年。索隱曰：十葬公陵。正義曰：括地志

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生悼武王。悼武王享國四年。葬永

陵。徐廣曰：皇甫謐曰：葬畢。今安陵西。卽○索隱

曰：系本作武烈王。十九而立。立三年。本紀四年昭襄王享

○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

國五十六年。葬芷陽。索隱曰：十九年而立。葬芷陽

襄王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二十五里。俗亦生孝

謂爲子楚。始皇陵在北。故亦謂爲見子陵。文王孝文王享國一年。葬壽陵。生莊襄王。莊襄王

享國三年。葬芷陽。生始皇帝。呂不韋相獻公立七

年。初行爲市。十年爲戶籍。相伍。孝公立十六年。時

桃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錢

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

三年。渭水赤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

初爲田闢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莊襄王

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

大赦脩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與

會于平水。

秦始自本紀

按秦有兩惠公
出公前紀云世
子則有兩出子

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

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始皇饗國三十

七年葬酈邑正義曰酈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

年而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正義曰括地

亥陵在雍州萬年縣南三十四里上文葬以黔首也趙高為丞相安武侯二

世生十二年而立徐廣曰本紀云二十一右秦襄公至二世

六百一十歲正義曰秦本紀自襄公至二世五百

百六十一歲正義曰秦本紀自襄公至二世五百

孝明皇帝十七年正義曰班固典引云後漢明

表陳秦過失及賈誼言答之十月十五日乙

丑日索隱曰此已下是漢孝明帝訪班固評賈

取其說附周歷已移正義曰周初一世三十一

直其位索隱曰周曆已移周仁不代母謂

漢不合即代周也秦值其間位得在末之間也

此論者之辭也正義曰始皇以為周火德秦

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之始也按周木德也秦

水德也五行之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

金金生水所生者為母出者為子帝王之次子

代母秦稱水是母代子故言若有德之君相代

不母承其子直音值言秦并天下稱帝是秦德

值帝王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始自初為秦

之位索隱曰呂政者始皇名政是呂不韋幸并兼

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

按此是太史公紀秦之世代歷年本與下文不相連屬

董份曰按此贊乃班固因漢皇問及遂摘選短而著論如此不宜附入史記以雜本文然語高古絕甚不似固他諸作何也

陳沂曰其文不類孟堅恐是褚先生語

秦始皇本紀

為伏臘又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奉常郎中令僕射廷尉典客宗正少府中尉將作詹事水衡都尉監守縣令丞等皆施於後王至于隋唐矣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

圖正義曰蓋者疑辭也言始皇之威能吞并天下稱帝疑得聖人之威靈河神之圖錄據

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正義曰狼音郎狼狐主主斬艾事言秦據蹈狼狐參伐之氣驅滅天下距之稱始皇正義曰距音巨之至

也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

乎人頭畜鳴正義曰畜許又反言胡亥人身有頭面目能言語不辨好惡若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正義曰不威不伐言胡亥籍帝王之威器殘酷暴虐滋已惡惡既深篤以至滅之豈其虛哉距之不得

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正義曰上冠音縮佩華紱正義曰車

黃屋蔡邕曰黃屋者蓋以黃為裏從百司正義曰從才用反謁七廟

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

為君討賊正義曰為于偽反高歿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

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

祭祀宗廟所用也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血食自歸音精嚴音莊義曰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

會丁巳平水 秦始皇本紀 日七參大官

董份曰不威不伐宜作一句讀威字應前聖人之威伐宗言不威則不能征伐以奄有天下

蓋指始皇惡不篤不虛亡者言始皇惡及二世篤而遂亡也

陳沂曰不曰莊王而曰嚴王者班固避明帝諱也

何孟春曰賈誼過秦論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未當滅也史記秦本紀引之班固曰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且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余觀魏世家太史公曰秦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于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春曰書有之惟命不于常司馬遷知天之令秦平海內而不

知秦無道為天之所欲速亡者何也固之論秦嬰即遷論魏之言也

索隱曰宋均曰言如魚之爛從內而出

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

正義曰言秦國敗壞若屋宇崩頽衆瓦解散也雖有周且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

正義曰日音駟一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

正義曰亦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鄒春秋不名

春秋曰紀季以鄒入不名賢之也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也

正義曰鄒音戶圭反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鄒邑帝王紀云周之紀國姜姓也紀侯譜齊哀公於周懿王王烹之外傳曰紀侯入為周王竹書云齊襄公滅紀邢鄒鄒又括地志云邢城在青州臨朐縣東三十里鄒

城在北海縣東北七十里鄒城在密州安丘縣界邢音駢鄒音嘗按秦始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國既崩絕箕子比干尚不能存殷庸主子嬰焉能救秦之敗以賈誼史遷不通時變不如紀季之深識也季紀侯少弟不書名故曰紀季

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徐廣曰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問臣固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臣素知之耳

索隱述贊曰六國陵替二周淪亾并一天下號為始皇阿房雲構金狄成行南遊勒石東瞰浮梁高池見遺沙丘告喪二世矯制趙高是與詐因指鹿災生噬虎子嬰見推恩報君父下乏中佐上乃庸主欲振頹綱云誰克補

蘇子古史曰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汗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

曾丁巳巳平水

秦始皇本紀

卷六

史記卷六

史記卷六

史記卷六

史記卷六

史記卷六

史記卷六

史記卷六

史記卷六

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強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春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巳。雖齊桓、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地大兵強，皆務以詐力相傾，雖使桓文復生，號令將有所不行，非有威德之君，不足以懷之矣。是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綦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為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立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武之事乎？割裂海內，以封諸將，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十數年之間，隨即散滅，不獲其用，豈非惑於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勢之所去，不可強反。然秦得大勢而不免于滅亡，蓋治天下在德，不在勢，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

與民休息，寬繇賦，省刑罰，黜奢淫，崇儉約，選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也。可也。

王世貞曰：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莊襄以前之主，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守也。夫秦自孝公用商鞅為功，級之取而在守也。夫秦使之強六國之民，自始祖而至於耳孫，其首世世入秦庭，而封於涇渭之間，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士不得拱手，而奉先王之業，蓋至始皇而天下之所謂共主若赧王者，頓首於冀闕之下，而周不祀矣。其時六國出兵以下之，而非有血戰封觀之實，如長平、伊闕者也。秦之勢不得不併六國，六國不得不併而為秦，且秦至是，非與周代也。與六國為代者也。夫六國者，非僭夷之楚也。即篡晉之趙、魏、韓，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之？籍令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令而輕徭薄稅，以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夫誰曰不可？善乎賈生之言曰：仁義不施而攻

守之勢
異也

史記評林卷之六 終

田中篤實
長谷川敬直 同校

